

L I F E W E E K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

十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三联生活文丛



i
f
e
w
e
e
k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

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十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05.3

(三联生活文丛)

ISBN 7-108-02230-3

I. 三… II. 三… III. ①生活-期刊-编辑工作
-中国-文集②三联生活周刊-纪念文集
IV. G23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1449 号

责任编辑 闫琦

封面设计 罗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7.25

字 数 270 千字

印 数 00,001-20,000

定 价 28.00 元

目录

- 对《三联生活周刊》的点滴回忆与感想 张伯海 1
- 一场神经病 沈昌文 3
- 期望时代大刊 董秀玉 6
- 致董秀玉女士的信 范用 11
- “史前史”的一个小片断 朱正琳 14
- 德国记忆 钱钢 17
- 向往文化 毕熙东 22
- 我的三联生活 陈西林 25
- 1993, 那些人那些事 杨迎明 刘晓春 31
- 随手一翻, 找回一段快乐 叶研 38
- 见习香港 何志云 42
- 那一年, 三联的生活很灿烂 季元宏 48
- “生活”漫忆 杨浪 52
- 试刊号: 封面故事的故事 程赤兵 58
- “做周刊是一项挑战性的工作” 黄艾禾 66
- 且做且学, 且学且做 杜民 70
- 十年一个轮回 唐元弘 73

- 对《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点回忆 吕 祥 76
- 心中有我，眼底无他 苗 炜 84
- 生活琐记 黄集伟 88
- 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 王 锋 96
- 离开你，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 刘君梅 104
- 我们那时的理想 石正茂 111
- 生活的开始 童 铭 114
- 迷惑和焦虑 张晓莉 119
-
- 关于《三联生活周刊》二三事 汪 晖 123
- 净土胡同 15 号与 1995 年的复刊 朱 伟 127
- 关于《三联生活周刊》的回忆 方向明 131
- 短暂过客长久缘 何绍伟 137
- 就像一个嫁不出去的姑娘 闫 琦 140
- 中年转行第二春 舒可文 148
- 生活周刊如何掀起数字化狂潮 胡 泳 153
- 逃不掉的缘 娜 斯 160
- 卧游 邢海洋 165
- 四月的下午不要错过 刘天时 169
- 无法想像没有“生活” 李 雨 173
- 我在“生活”的五年记忆 高 昱 177
- 曾经加入过一个组织 卞智洪 184
- 我的编外生活 王剑南 187
- “生活”带我走进科学和媒体 朱 彤 190
- 一人二画三联四年 王 焱 193
- “三联不错，挺小资的” 邹剑宇 195
- 继续操练 李孟苏 200
- 梦想之旅 王 琰 207
- 如此的富有新意 许知远 210
- 无法抹去的片段记忆 皮 昊 212

“生活”的别致景观	任波	215
“生活”作坊流水账	李伟	221
圆桌旁边一坐五年	谢锋	225
一张小画	陈曦	228
外省青年进北京	李鸿谷	231
生是“三联”的人，死是“三联”的鬼	巫昂	239
一本杂志和它改变的生活	金焱	247
我在生活周刊的日子	陆新之	256
一种是活着，一种是“三联生活”	郦毅	263
离不开的“三联”	甄芳洁	266
“三联”最糟的记者与“三联”	张春燕	271
“三联”与区区的故事	于彦琳	275
2000年，那真是一个快乐的春天	钟和晏	280
“生活”：不容易的四年	李三	283
我要做中国最好的记者	黄河	286
晃晃悠悠来“三联”	王小峰	292
在这战斗的岁月里	鲁伊	300
一个专栏和它消解的生活	沈宏非	306
“三联”三年	蔡伟	308
我的“女民工”生活	李菁	313
哦，我曾在那儿！	郝利琼	322
安贞岁月	邱海旭	327
“三联”和我的社交恐惧症	孟静	331
一次理想主义的邂逅	朱文轶	334
我，《三联生活周刊》门下铅笔头	尚进	343
像怀念大学生活般怀念三联生活	程磊	346
寄居三联	朱步冲	354
两年之痒	曾焱	358
社会部的女人和男人们	吴琪	360

感触“三联”：身体力行的文字煎熬 王鸿谅 365

我的“圆桌”缘 薛巍 369

漫画六幅——为《三联生活周刊》十年而作

王焱 13 / 陈曦 122 / 李钺 230 / 吴洪亮 372 /

谢峰 397 / 朱德庸 425

附录：

创刊时期的笔记（1992~1993） 钱钢 373

北京报刊业发行状况透视

——见习记者作业之报刊发行调查（1993年8月） 黄集伟 386

北京报刊发售透视

——见习期作业之一（1993年8月） 苗炜 390

为续刊启动提交的设想（1995年8月） 朱伟 395

编辑部纪事 398

《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人员名单（1992~2004） 426

后记 430

张伯海

对《三联生活周刊》 的点滴回忆与感想



现任中国期刊协会会长。时任新闻出版署期刊司司长。1956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山东大学、人民文学出版社、新闻出版署、北京印刷学院工作。

回忆起来，十多年前，《三联生活周刊》诞生之际，我曾在给它“上户口”时尽过一点力。

最早是从三联书店前负责人沈昌文先生、董秀玉女士那里获知创办这本刊物的意图。当时我任新闻出版署期刊司司长，一天晚上，沈、董两位来访，向我介绍了办一本新的《生活》周刊的设想，希望我给以支持并协助他们申请到刊号。在我那间不足七平方米的书房里，记得大家谈得挺投机。韬奋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主办的《生活》周刊，早已成为中国出版人心目中的一个楷模，现在要传承它，把它发扬光大，这样的事自然能够谈到一起。

其实，当时我心中正酝酿着一个强烈的愿望——推动我国期刊界创办一批观念新、信息新、面貌新的培养迈向21世纪新人的新型文化刊物，希望这样的刊物能够把中国期刊引向一个崭新的阶段。1992年在南宁召开的一次全国文化综合类期刊研讨会上，我曾做过这样的呼唤：“期刊要全力以赴培养迈向21世纪的新人。这样的人，应该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相共融的革命人、接班

人、创业人；是视停滞为最大隐忧而坚定不移地敢于开拓、创新、竞争的新人、强人、猛人；是善于学习人类共同创造的各种文化精神财富，特别是科学技术上的优秀成果，并且能够将之消化、吸收、改造和发展的智慧人、科技人、文明人。”“谁拥有这样的新人，谁就能在 21 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居于战略主动地位。”在听了沈、董两位所阐明的办刊意图后，我眼前豁然一亮：这不就像我所渴望看到的那种新型文化刊物么？以三联书店的功底，承办这样的刊物应有充分把握。

为《三联生活周刊》运作刊号的过程，已记不太清。只记得上、下讨论时，对于继承韬奋先生的事业，创办一本新的《生活》周刊，多数都能够认同。因此虽然申请刊号难，《三联生活周刊》却较顺利地获得了它。

此后我对这份刊物的动态也就比较关注。听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三联书店的这本刊物“只练兵，不出活”。他们聚集了精干人马，在刊物的宗旨、栏目、选题、策划、操作、风格等方面进行反复的演练，试刊本做过不知多少。就我所知，以这种孜孜矻矻的态度办刊的，实在不多见。仅这一点，就让我对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从《三联生活周刊》正式创刊起，我便是它的读者。十年来，不仅眼看着它的成长，也已经视它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这是一份精思且不流俗的刊物。你说它像《Time》，其实《Time》绝不可能有这么多中国的精彩；你说它太“精英”化，其实它在努力实现适应 21 世纪需要的新人的提升；你说它有差误，其实每个差误都能成为它的新的成长的起点。办刊十年，筚路蓝缕，终于走向艺高业精的境界，正在进行着中国期刊人智慧的出色演练。

十年树木。《三联生活周刊》如今已长成中国刊坛上的一棵树。多么难得的树。衷心祝愿它更加葳蕤繁茂，永葆芳华！

沈昌文

一场神经病



1931年9月生于上海。从1945年3月~1951年3月，基本上是工读生涯。上学的同时，曾在金店、粮店习艺。1951年初在上海私立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肄业后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工作。至1985年12月，在人民出版社任校对员，秘书，编辑，主任，副总编辑。1986年1月~1992年7月，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退居二线，1996年1月退休。

现在出版界盛说“品牌”。我辈有时也被好心的人士列入出版界能维护“品牌”的从业者行列。其实，像我这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的出版学徒，长期以来，何尝有过“品牌”观念。我们只知道听上面的话，不出上面不中意的书刊。你去自创一个什么东西叫“品牌”，要是不合上面的意，岂不是自找麻烦，自讨没趣？

这种观念，我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上世纪80年代起编《读书》杂志，“品牌”说似乎稍稍有点露头。但愚鲁如我，直到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光景，才开始想到：在那个叫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招牌下，是不是也该自己设计一点该做的事了。

1992年11月27日，鄙人虚度六十又一，已经不主持三联书店的工作了。这时觉得自己不妨“罗曼蒂克”一些，又仗着新领导的纵容，于是斗胆写了一个意见，报送各方。意见第一段谓：

“中国的著名出版社均有出版刊物的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前，商务、中华各有年出十大刊物之说。三联书店更是以刊物起家，无论本店图书出版之盛衰，几大刊物（尤其《生活》杂志）总是由店内主要负责

人亲自主办和竭力维持，使之成为本店的一种“门面”和联系读者之手段。本店之三个名称（“生活”、“读书”、“新知”）即为三种杂志之名称，是为明证。据说，胡愈之（一九四九年后的出版总署署长，三联书店创办人之一）始终认为出版社应以办刊物为重点，而以未能在他生前实现为憾。一九七九年筹备恢复“三联”建制之际，先以恢复《读书》入手，迄今十三年，看来也是成功的。因是，无论从传统经验，还是从当前实践看，出版社办杂志都是必要的（有些国外经验也许更可说明此点）。”

写这段话，是读了不少文件特别是店史以后的心得。既有文件和店史支持，于是突然头脑更加发热，居然提出立即要办十个刊物。当时设计的十种是：

（1）《时代生活》（月刊）——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对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新现象展开多角度、多侧面、多学科的报导和分析，侧重点放在促进新的生活方式健康成长之基点上。这实际上是《生活》杂志的现代版。如果主管机关允许重用《生活》刊名，则更佳。（2）《开放经济》（旬刊）——对外报导中国经济之发展，对内指导中国读者如何从事经济活动，即使人们懂得经济事务之重要以及操作、运行之道，又要防止人们成为单纯的“经济动物”。（3）《生活信箱》（半月刊）——供一般市民阅读的大众性刊物，继承《生活》杂志的优秀传统，用亲切的语言以通信形式为群众排除生活、心理上的种种疑难。（4）《读书快讯》（半月刊）——《读书》杂志之通俗版，着重在培养读者对书刊的爱好和兴趣。（5）《译文》（月刊）——适应开放改革之需要，译述国外政经学术文化之重要文章，让中国读者了解域外最新信息。（6）《东方杂志》（月刊）——如“商务”暂不拟举办，拟由本店接手，敦请陈原先生主编。如商务不拟让出此刊，则易名为《新知》杂志，性质仍为综合性的高级学术文化刊物。如果陈原先生俯允，还以他主编为好，因他原是“新知书店”旧人，有此因缘，较能贯彻“三联”传统。（7）《艺术家》（月刊）——介绍和鉴赏中国文物及艺术精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高国人生活品位。（8）少年刊物一种（内容及刊名待设计）。（9）艺术

摄影刊物一种（内容及刊名待设计）。以上九种，加上三联书店原有的《读书》，合共十种。拟在2-3年内次第实现。”

这种设计，说实话，即使实现，也只是我的“遗嘱”。在我本人说，自己“下岗”在即，自然是一个刊物也做不了的。拿了这个设想，托人情，走门路，处处请托关说。结果不少人看了觉得是匪夷所思，简直是神经病。几次周折，到是年12月8日，才从神经病稍稍回到现实，把计划改为出版三种刊物：《现代生活》（月刊）、《经济生活》（半月刊）、《新潮生活》（周刊）。于是上报。又经周折，最后落实为一种，即《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作为高级秘书捉刀写成的申报办《三联生活周刊》的“办刊理由”是：“本刊为邹韬奋同志创办的声名卓著的《生活》杂志之现代版，以此向海内外表明：《生活》杂志一脉尚存，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光明正大，有道有理。这个计划总算批准。于是，到1995年1月，《三联生活周刊》出刊了。

要说明的是，三联书店早有恢复《生活》杂志的意愿。1980年至1981年，即已开过一些座谈会，还出版了《生活》半月刊试刊。

90年代末，在自己临近全面退休之前，大发了一场神经病。凑着好时光，因着三联书店新领导的敢于承担风险，总算因而让我们有了一个好杂志，让三联书店由此可以对外宣称：“《生活》杂志一脉尚存，继续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话翻译成时髦的语言，无非是说：我们维护住了一块历史品牌。

现在，谈“品牌”不再是发神经病了，也许不要“品牌”反而成了神经病。时至今日，我经常想起管理学大师杜鲁克的主张：不去算旧账，赶紧往前看，去创造更多的机会。按时今的说法，就是创造更多的品牌。

这个期望落在时下在三联书店秉政的诸君子身上，特别是《三联生活周刊》身上了。

董秀玉

期望时代大刊



1956年考入人民出版社，任校对；1975年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任编辑；1978年下半年参与《读书》筹备，1979年任《读书》编辑部副主任；1986年任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副总编；1987年底赴港，任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1993年任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2002年9月退休。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号上，我写过一则“编者手记”：

“在韬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大日子里推出的这本《三联生活周刊》，是创刊，也是复刊。

“六十八年前韬奋先生创办并主持的《生活》周刊，与生活历史共鸣，积极反映了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竭诚服务于千万读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复刊。坚持这个方向，是我们的宗旨。

“今天，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大时代中，这是我们的幸运。如何从老百姓最平凡的生活故事中，折照出这个时代，反映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新课题，提供人们崭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资讯，当是我们最需努力的关键。韬奋同志从来主张，特殊时代需要提供特殊的精神粮食。这就需要创新，要前进。《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就是我们的再出发。

“在这历史的承传和时代的创新面前，我们惶惶然请益于师友，商讨于同志，希望作为一个共同的事业，一起来办成一份百姓自己的

刊物。”

这基本反映了我们的办刊思想，是当时穷得叮叮当当、不知天高地厚的一群人的雄心壮志。

当时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账无余款。但我们分析市场，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周刊形态已是发展的必需，而当时除了《瞭望》，并无其他现代性很强的文化性新闻性周刊；分析我们自己，我们有最佳的品牌优势，有老同志的支持，有当时社委会的一致意见，更有学术文化界朋友们的实际支援，在资金方面也有争取外援的可能；再则，从三联的发展战略说，这也是冲破三联困境的关键一大步。我们只能，也必须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决心好下，但执行过程之艰难曲折却难以想像。创刊、坚守和正式转为周刊是三个关键时期。

创刊阶段，在钱钢带领下大腕云集，创意无穷。从1993年3月批准刊号，钱钢进入，到1994年3月迁入净土胡同前，在当时三联寓居的大磨坊楼上的平台房里，日夜灯火通明、热火朝天。制订规划、招聘记者、职业培训、“空转”试刊……，那真是一段最值得回忆的日子。

虽然这以后由于资金中断等种种原因造成第一次休刊，但这一年的工作明确了办刊思想、搭好了架构、锻炼了队伍、熟悉了出刊的各个环节，不少栏目不但十年来仍在沿用，连外刊都在借鉴。尤其在媒体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1994年5月到1995年8月，这是一个情况多变的守护期。这期间试过几位主编，换过两茬投资者。真正做了实际工作的是杨浪。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讲代价地接下了重任，编了一期试刊、五期正式出版的周刊，最后亦终因资金问题而休刊。

三联书店的文化精神从来是开放的、包容的，也坚持用人必须不疑，刊物必须是主编负责制。在方针确定以后，总编只管提供平台，解决困难，协调关系和终审稿件。主编应该有最大的自主空间。也因此，我们才有这样的幸运，能聚集那么多的师友、同志来和我们一起创编这

份刊物。但我也犯了一个大错：从一开始就主观地想请两个主编合作，一个新闻专长，为主编，一个文化专长，为副主编。结果组合了几次都完全失败，也伤害了个别主编，如朱正琳，我一直深感内疚。

分出经营的这一块，与社会资金合作。生活周刊应该是做得相当早的。当时一方面自己没钱，同时也想尝试用广告来养刊物。我在香港时就调查了很多刊物，都是这种模式，我以为这是值得尝试、对周刊一定会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广告一定不能制衡我的内容。编一本三联自己的周刊，是我的基本点，这一点，丝毫也不可动摇。

经营模式的改变，资金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功能结构和人才结构的变化，在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为自己争得了一点自由，这对周刊的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当然，投资方的情况也很不一样。第一任投资方因政策原因撤走，颗粒无收，我觉得十分抱歉。第二任投资方撤走则是因观念不合，在内容上我们不肯让其干预。第三任则是他们本身的资金出了问题。而每一次的问题又都牵涉到编辑队伍的稳定，因此这条路真是走得十分艰难。杨浪走后几个月，一次在机场遇见，他过来招呼，说：“前几天我妈还在问：你们老董还在坚持着哪?!”我们大笑。

可是过后想想，心里也有点不好受。为办这个周刊，我们头上顶着雷子，因为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的政策还不清晰；资本未有回报，心里也觉歉然；平台不够稳定，更有负主编和年轻的编辑记者；在社里，由于周刊是体制外的经营方式，工资待遇等与社内不同，也必须向员工解释、做好工作；对社委会，为了不混淆两种体制的经济关系，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花在周刊建设上，不但我自己，而且连社里，都不许花周刊的一分钱。所以当时就有人问我：既然各方面都没好处，你还干什么？我苦笑，可是心里总存着期许：或许再咬咬牙，过了这道坎，前面就是曙光！也有朋友笑我还做着印钞机的梦，我告诉他们：“是的，好的周刊就应当是印钞机。”

三联品牌对一些有着文化情结的投资方还是有影响力的。第四任投资方在1995年8月后开始进入。为此，我十分紧张，再三再四地讲困

难、讲问题、讲风险，当然也讲我们的原则。希望他们能想清楚再进入，决心进入就需相对稳定。周刊再也不能折腾了。

作为第三任事实上的主编（真正编了杂志的），朱伟受命于危难之中。朱伟的进入，使周刊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新时期。这个阶段，朱伟、方向明、潘振平三位都功不可没。

朱伟面对的状况十分复杂，既有前任打下的良好基础，又有这两年多风风雨雨造成的诸多问题和媒体的种种猜疑。这比接手一个新杂志要困难得多。但朱伟做到了，不但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将刊物持续出版，而且在几个重要关头，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都能将刊物按时出版，并获得很大的好评，1999年即开始赢利。尤其在将双周刊转为周刊的过程中，竟也是从容过渡，第一年几乎就能打平，其编刊创意与经营方面的学习能力俱佳，实在是十分难得。

方向明是前任的经济主笔，早就是“中青报”《经济蓝讯》的大牌记者和主编，写的企业报道扎实、深入，经济分析中肯、透彻，又极有故事。是中国企业经济报道中最佳、最犀利的一支笔。在朱伟重组队伍的过程中，我了解朱伟最为陌生的是经济这一块，我们都十分希望方向明能留下来。虽然当时他还有更好的去处，虽然留下来前途难测，但是他毅然同意留下协助朱伟把刊物搞起来，不讲价钱也不提条件，十分仗义。《三联生活周刊》前几年最好的封面文章大多是经济的，方向明对《三联生活周刊》的成功发展起了绝对重要的作用。

为了确保周刊的运作和发展，当时社委会也下了大决心，派潘振平去担任周刊副总编，专门负责周刊日常工作。潘振平是三联最优秀的编审，又是个包容性很强、很大气的人，观察处理问题思路清晰，能把握关键。对当时重建中的周刊的方向把握、选题创意、关系协调和经营管理等等，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潘振平是低调的，他从不诉苦告状上交矛盾，他是周刊的凝聚力的保证。

最后的关键是2001年周刊的转型。双周刊转周刊绝对不仅仅是时间的压缩，它是一个新刊。从资金投入到位到运作等等都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从主观上讲，最好再推后一两年转，会较为稳当；但从市场

看，必须马上转，否则就要失去先机。可是投资方首先反对，由于资金困难，决定不投资做周刊。其次，内部反对声也不低，因为1999年、2000年好不容易已经赢利，转周刊后又要亏上两年。好心人还提醒我：“你马上要退休，转周刊的话账面上又是亏损，不好看。”这确是事实，但为了周刊的长远利益，真是顾不得了。遂决定引进第五任投资方的资金转周刊，做最后一搏。这一搏与前不同，心里已开始有底，广告在不断增长，广告商对周刊已颇有信心。

由于前任投资方的合约还有半年，便商定先以借款方式进入，一千多万的借款一方面支持转型周刊，同时也准备偿还前任投资方的投资款（我心里一直惦着我们困难时他们给予的帮助，现在他们有难，我们也不能袖手。因此借款中包含了这一部分，但后因对方索价过高，难以同意，演成官司。在这里不赘）。准备等合约期满，再做正式合作方案。

实际上朱伟把转型工作做得很好，只第一年略有亏损，而转成周刊后的广告量却大增。我退休前虽然周刊账面上还有少许亏损，实际手上三年的广告合约已达数千万元。为了周刊的长远发展，下决心2001年转周刊的这一搏是绝对值得、绝对应该的。

现在三联杂志（尤其周刊）的利润已经大大超过图书，但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才开始了一小步。我们期刊群的计划尚未完成，周刊作为一个时代大刊还有相当的差距，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周刊的十年，我们历经了众所周知的艰难曲折，没有对文化的坚守和执着，没有对事业的理想和热情，没有全体同事的团结和努力，没有朋友们的爱护和支持，我相信，就一定不会有今天的《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真应该向每一位支持过、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同事和读者们衷心地道一声“谢谢”，衷心感谢为周刊做出贡献的每一位。

周刊的十年，又将是我们发展中的一个新起点。从现在开始，十年的成绩和优势已成过去，我们必须看到自己的问题和差距，明确今后的目标和策略，向着新的未来，向着更高的理想，为了办出一个真正的时代大刊，做出最大的努力。

我衷心祝愿！